



秋天，正是杨浦滨江分外多彩妖娆的时候。各类叫得上或叫不上名的芒草，已成网红景点的粉黛乱子草，交织出一大片金与粉，装点着取景框里的杨浦大桥。懂点摄影技巧的人会指点：傍晚来临时，镀了金的水岸颜值最高。

浪漫的美景，对忻德龙、陈根妹和顾文娣而言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半个世纪甚至更久的时间，杨树浦路周边就是他们的家。他们在这里长大成人，在这里踏上工作岗位，又在这里品尝过产业升级转型带来的复杂阵痛。如今，在这条老上海心目中机器轰鸣的不眠之路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口中“世界上仅存的工业锈带”上，他们熟悉的厂房、仓库、旧烟囱、鹤嘴吊依然在，只是都被透气、亲水、缤纷的视觉设计柔软了身姿。

江风习习，芒草们舞出了风吹麦浪的欢欣。老工人们按下快门，发送朋友圈，旧时工友都来点赞——致我们的乡愁。

空中俯瞰黄浦江滨江百年地标——上海百年水厂杨树浦水厂和东方渔人码头 (本报记者袁婧摄)

# 杨树浦路：镀了金的水岸，剪不断的工业乡愁

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

化工厂、煤气厂、制皂厂、鱼市场、自来水厂……记忆里的的气味好像都散去了，又好像都还在

杨树浦路不算长，东起黎平路，西至惠民路接东大名路，全长 5586 米。但这条被称作“沪东第一路”的马路，其内涵又在丰富，以致定义它可以找到许多种方法。从行业分类，上海曾仰仗的轻工业种类，这条路上几乎应有尽有；按时间轴，这里的厂家有太多可称“鼻祖”；还有种角度，当年，上海乃至全国小青年新婚时，新房里有多少“杨树浦路出品”，某些时候标注着生活质量几何。

但有一条路径，却是非得日日与之耳鬓厮磨的人，才能深入。

“闻着味道就知道这是什么厂了。”忻德龙今年 66 岁，在杨树浦路上生活的半个世纪里，他曾经可以凭气味定位。煤气味重的地方自不待言，杨树浦路隆昌路口，杨树浦煤气厂所在地；混杂着硫磺、檀香、化工香气的地方，是宁武路口的上海制皂厂，为白丽香皂打出过“今年二十，明年十八”的时髦广告语，更有一块貌不惊人的“臭皮皂”实为深受上海妈妈喜欢的固本皂；有化工糖精味道飘出来，那就是眉州路旁的原明华糖厂、现上海化工厂了；再往西行，丹东渡轮渡站一到，鱼

腥气就会盖住工业气息，成了杨树浦路边独特的存在；到了许昌路，忻德龙供职的杨树浦水厂里，漂白粉的味道已然成了他记忆的一部分。

现在，带着各自标识的气味好像都散了去。第一毛条厂停产，鱼市场拆除，化工厂变身化工科技园区，煤气厂、港机厂、锅炉厂等纷纷关停并转。

但有些味道又好像悉数留在了风里。杨浦区是除了浦东新区之外黄浦江滨江岸线最长的一个区域，15.5 公里被分成三段：南段，从秦皇岛路到定海桥；中段，整个复兴岛及周边区域；北段，军工路沿线。整个滨江改造规划按照先南段、再中段、后北段的节奏进行。如今，杨浦滨江南段 5.5 公里贯通，冷硬的工业遗存都成了空间设计的宝贝，以独特的历史文脉点缀新型的开放水岸：废弃钢材制成的码头搬运工雕塑、鱼篓与渔夫雕塑等提示着往日的嘈杂；纺织厂的旧廊架、船厂的废船坞、化工厂的原料管、木材厂的废料逐一变身成为灯柱、长凳、垃圾桶，嵌入亲水平台，成了今天老百姓漫步滨江时不可或缺或休闲设施；而第一毛条厂原址，一栋英式旧洋房

与杨浦滨江所有 66 栋历史保护建筑一样“按兵不动”，只是周围的洼地被设计为海绵形的“雨水公园”。

杨树浦水厂倒是仍延续着 1883 年以来的供水状态，“但是你注意到了吗？水里的氯气味味道没了。”忻德龙说，传统的氯气消毒如今被臭氧取代了，“大约 10 年前，厂里开始启用臭氧消毒。每天会有车从宝钢驶来，里面装的就是零下 130 多摄氏度的液氧。成本高，但对人体有益无害。”2014 年，杨树浦水厂不再从身侧的黄浦江里取水，而改用青草沙原水取水，从水源到输送的水管全部升级换代。

忻德龙记得，自己就职期间，水厂最人丁兴旺时，有五六百号人同时上班。而现在，每天有四分之一的上海城区用水从杨树浦水厂潺潺流出，厂里工人却是百人足矣。“过去是人工劳作，现在都是电脑化、自动化。”被“省”下的工人们也并不闲着，他们加入杨浦区的志愿者队伍。从每周二四六开放的杨树浦水厂科技馆，到每月一天登记参观的水厂游，再到滨江岸线水厂段的志愿巡逻，都有这些老工人的身影。

清花间、上浆间、粗纱间、细纱间、烧毛间……当纺织的 72 变跳出“一间间”，世界变大了

陈根妹今年也 66 岁了。在上海第一毛条厂工作的 20 年里，她也有关于气味的回忆。工友们最讨厌洗毛间飘来的气味，那是一种焦毛气混着高温蒸汽涌入鼻尖的感受。“洗毛条的大多是男同志，真是辛苦”。但比气味更浓烈的，是“上海纺织”四个字在她生活里的分量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许多国有工厂时兴在节假日时发放福利。杨树浦路两边，南厂北住，不一样的资源常能从路的南边惠及北边的弄堂。冷冻机厂的工人有吃不完的鱼鲜，哪家亲戚来沪住进水产大厦，家里人去宾馆里洗个澡便是那个年代最惬意的一桩事。手表厂、自行车厂，都是票证时代紧俏的工作单位。再不济，冷饮间是各家工厂都有的标配，盐汽水、冰砖，是杨树浦路夏天的集体记忆。

陈根妹和爱人都在第一毛条厂工作，羊毛绒线大约是三十年前家里最不缺的好物。“我们的毛条原料相当好，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。”她说，自己在粗纱间里做工，一般同时挡车两部，跟棉纺织厂细纱间的同行们比起来，算是很轻松的工作了。后者每一班的工作量是同时挡车八到十部，三班轮流倒，耳鸣、脚肿都是职业病。

粗纱间、细纱间，它们和清花间、

烧毛间、摇纱间、上浆间、穿综间、布机间、汰布间、整理间、布房间等一样，都是按纺织工序排布的不同车间。“现在的年轻人光听这些车间名字就会被绕晕，我们当时连厂都能分出许多门类，丝绸厂、帆布厂、九棉、十二棉、十七棉，生产不同的纺织品，但我们都被统称为‘纺织女工’。”陈根妹记得，3 路、6 路、28 路公交车在杨树浦路上经过，“哪家厂实力雄厚，就看公交车站是否设在厂门口。”

上海纺织最辉煌的时候，公交巨龙车纷纷在纺织厂门前设站，一靠站，人流如潮水般急速涌向厂门，过一会儿，下班的女工又似退潮一样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仅国棉九厂就拥有棉纺锭 12 万枚、麻纺锭 4800 枚、织机 2700 台，年产各类纱线 20 万吨、坯布 8000 万米。年上缴利润达到 5400 万元，被国家经委核定为大型企业。当时，纺织是上海最大的行业，有 55 万职工。行业大气派也大，每当完成生产任务或者有重大节庆活动，各厂都会敲锣打鼓地庆祝。彩车锣鼓一敲，整条杨树浦路就像过节般沸腾起来。

纺织厂的女工多，福利也不错。小夫妻是厂里的双职工，组建家庭后，房子是厂里分的，生了小孩后，托儿所也

在厂里面。每一天，生活就是从家到厂，从厂到家。这样的日子在进入 1990 年代后急转直下。时任上海纺织局局长姜光裕说：“不是纺织这个行业不好，而是当时人太多、机器设备落后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。”那时起，“壮士断腕”“压锭减员”“人员分流”渐渐成了大势。再后来，上海纺织系统欢送 18 名空嫂走上新岗位再就业的仪式，轰动了一座城。2011 年起，国棉十七厂逐步变身国际时尚中心，老厂房里换了颜色。纺织女工们一次次刷新认知：当“纺织的 72 变”跳出“一间间”，世界在变大，生活变得辽阔。

不单单是纺织厂转型、外迁。顾文娣所在的自行车厂也在 2003 年资产重组后搬离了杨浦。“我买断工龄后回家呆了一个半月。夏天看到街道里招收居委会干部，就去报了名，一千 10 多年，今年正式退休”。从“家就是厂，厂就像家”，到如今工作的意义就是“让生活更美好”，生活的意义远远超出“工厂”的范畴，顾文娣深有感触，“现在我们回头想，不光是杨树浦的这些产业，任何产业都会出现新生力量，会有更替。每个人干好自己的工作，不断完善自己，让自己适应发展，这种能力和心态的提升，其实和大产业的转型是一样的。”

浪里有“白条”、一路“十八颠”、西瓜满地漂……当奇观都付笑谈，生活的幸福指数悄悄涨了

忻德龙、顾文娣、陈根妹，他们的前半生都在杨树浦路边度过。

虽与黄浦江近在咫尺，三人的儿时记忆却和“江景”无甚关联。作为百年工业发源地，杨树浦路孕育了中国第一家发电厂、自来水厂、煤气厂，也见证了纺织、造船、烟草、造纸、制药、有色金属、机械制造等工业大户一字排开。沿路居民和黄浦江之间，曾经长久隔着工业的轰鸣。

仅有的与“风景”相关的黄浦江记忆，如今看来，不无滑稽。忻德龙说，浪里有“白条”，浦西的孩子扑腾在黄浦江里，到浦东洋泾一带摸鱼割野菜，浦东的孩子也会扒糍子过江，来瞧瞧浦西的城市风光。顾文娣对江浦路尽头的鱼市场爱恨交加，“嘈杂声从早上天蒙蒙亮就开始了，鱼腥味更是久久不散。但好的是，夏天有运冰块的车经过，掉下碎冰，捡回家拌上米醋和糖，可以自制冰镇酸梅汤。”也有信心。因为那么多年来，我亲

眼看着杨树浦路从热闹变得沉寂，又慢慢焕然一新”——陈根妹说。

去年夏天，杨浦区委书记李跃旗和居民面对面。顾文娣代表居民提了几点心愿，第一希望老厂房和黄浦江能作为工人留下情怀，第二希望滨江沿线增设便民措施，第三希望杨树浦路不再坑坑洼洼“一路十八颠”。此后不久，工业遗存陆续增添了二维码，情怀变得可以阅读；杨浦滨江上的市民驿站、洗手间、“东方渔人码头”的小吃店，举目可见。

在杨浦滨江漫步，在渔人码头聚餐，在以前的老厂房前看露天电影，又面朝黄浦江听听酒吧里的萨克斯声。这是陈根妹们今天的生活。“生活的幸福指数确实高了。”

眼看着杨树浦路从热闹变得沉寂，又慢慢焕然一新”——陈根妹说。

去年夏天，杨浦区委书记李跃旗和居民面对面。顾文娣代表居民提了几点心愿，第一希望老厂房和黄浦江能作为工人留下情怀，第二希望滨江沿线增设便民措施，第三希望杨树浦路不再坑坑洼洼“一路十八颠”。此后不久，工业遗存陆续增添了二维码，情怀变得可以阅读；杨浦滨江上的市民驿站、洗手间、“东方渔人码头”的小吃店，举目可见。

在杨浦滨江漫步，在渔人码头聚餐，在以前的老厂房前看露天电影，又面朝黄浦江听听酒吧里的萨克斯声。这是陈根妹们今天的生活。“生活的幸福指数确实高了。”

## 记者手记 走出历史尘埃的“后工业水岸”

150 年前，如今的杨浦区区内无不是泥泞的乡间小路。1869 年，杨树浦路始筑，全长 5586 米，1870 年修筑完成，是当时沪东地区第一条现代化意义的马路，也是区内首条东西向的城市道路。因区内汇入黄浦江的一条河流名为“杨树浦港”，马路由此得名。

高度倚仗水运的年代，杨树浦路是各路客商登陆上海的第一站，而马路与黄浦江之间的狭长地带，因交通便利成为中外资本竞相落地之所。到 20 世纪上半叶，杨树浦一带聚集了纺织、烟草、造船、造纸、机器制造、制药、制皂、公用事业等各种门类的工业企业 300 多家，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工业基地，创造了上海乃至中国工业史上的诸多“之最”：中国最早的工业化造纸厂（1882 年）、中国最早的修船坞（1896 年）、中国第一家机器织布厂（1890 年）、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厂（1883 年）、中国第一家工业化制糖厂（1913 年）、中国第一家发电厂（1913 年）……

大工业时代的机器不再轰鸣，滨江开发正在改写工业建筑的存在方式。在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原则下，杨浦滨江改造一方面修缮优秀历史建筑，如 1922 年郭氏兄弟为永安百货配套建设的仓库永安栈房，将以商务印书馆旗下涵芬楼的方式重新亮相在江滨；如 1883 年建成的杨树浦水厂，江上架设钢结构的栈道，既是创新，又能满足市民边欣赏江景边感受百年水厂特色。

另一方面，杨浦滨江改造工程把船坞、装卸码头、轨道、吊机等大量的工业遗存嵌入滨江公共空间。比如国内首个以海洋文化和渔文化为主题的休闲文化景区——东方渔人码头，已是杨浦滨江必到的“打卡”之地。而漫步杨浦滨江，上海船厂码头的钻探平台变成亲水的露天广场，岸边随处可见的码头搬运工、纺织女工铁艺雕像等，无不与江对岸的陆家嘴高楼遥遥相望，对话今昔。

杨浦区的指向很明确，不只是保护孤立的一栋栋建筑，而是要成街区地保护整体风貌，像串珍珠一样串起有故事的建筑。

今年，上海发布了《黄浦江两岸景观照明总体规划》，为每个区量身定制了景观照明主题。杨浦滨江以“后工业，新百年”为设计理念，充分体现杨浦工业遗迹与创新并存的区域特色。巨型塔吊变身闪亮的公共舞台，水厂的栈桥出现发光“水立方”，古老的油罐上映射出上个世纪的工业场景……这些奇幻的灯光效果，正陆续在杨浦滨江登场，让“后工业水岸”望得到历史，更看得见未来。

（本版图片除注明外均由杨浦区提供）



改建后，杨树浦水厂旁新修的栈道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



20 世纪初的杨树浦水厂 (资料图片)



杨浦滨江江边，已成网红景点的粉黛乱子草



上世纪 20 年代建立的纺织工厂，现已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时尚中心——上海国际时尚中心。图为改造后的国际时尚中心标志性的屋顶